

日記書寫與歷史記憶：以臺灣出土的日記為例

許雪姬**

一、前言

（一）日記的定義

日記是逐日的紀錄，是個人逐日將行事、感知寫成文字而成，是個人較私密性的記憶。依馮爾康的看法日記可分成四大類，即生平日記、學術日記、差事日記、其他（包括旅行日記）。¹ 目前存世的日記以差事日記最多，如出使日記；² 以生平日記最長；以旅行日記較有趣，如顏國年的《最近歐美旅行記》；以學術日記最枯燥，如李慈銘的《越縕堂日記》。

（二）日記的性質與記憶的關係

包樂史（Leonard Bruce Margaretha van Opstall）在《熱蘭遮城日誌》的序上說，日記不僅因係「即時即刻的記而重要，它還因有豐富的系列資料而重要。」³ 日記也最能反映記主⁴ 的內心世界，是最貼近當時記憶的紀錄。

* 本文之寫成得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檔案館主任王麗蕉的協助，特致謝意。又，本文尚未正式發表，請勿引用。

** 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研究員

¹ 馮爾康，《清代人物傳記史料研究》（天津：天津教育出版社，2006，2刷），頁165。

² 如薛福成等人的出使日記，見尹翔，《東海兩海之間：晚清使西日記中的文化觀察認證與選擇》（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9）。此書共介紹10本相關日記。

³ 江樹生譯註，《熱蘭遮城日誌（一）》（臺南：臺南市政府文化局，2002），頁8，〈《熱蘭遮城日誌》第一冊荷文本原序〉。

⁴ 記主指的是寫日記的人。參見吉成勇編，《日本「日記」總覽》（東京：株式會社新人物往來社，1994），〈凡例〉。

（三）日記的書寫與回憶錄、口述歷史

一般能寫好的回憶錄和接受別人訪談完成的口述歷史，一般來說，是因作者/受訪者本身有日記做為參考，無需太多催化劑就能寫/說出個人一生的經歷。但日記和回憶錄有所不同，回憶錄乃依作者的考量，選擇重要的內容來寫，有異於流水帳式日記；至於口述史，則因攙雜了訪談者所欲了解的內容而與日記不同。

（四）日記內容的獨特性與唯一性

不論日記內容的充實與否，日記具有獨特性與唯一性。我曾寫過〈臺灣史上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前後一日記如是說「終戰」〉，引用 8 種日記來談日本投降那個月所發生的情形，基本的共項是終戰前後，但每一個人的日記內容所載的生活內容，可謂人言言殊。⁵

由上可知日記是即時記憶最重要的載體，也有人事後修改、增添日記，補上了「共同」記憶。如 1945 年 8 月日本的廣島、長崎被美軍投下原子彈，當時尚不知有「原子彈」其名，吳平城日記所寫的是「一個像火柴盒大小的炸彈」，事後再補「原子彈」三字；⁶ 林獻堂也在事後於 8 月 6、9 日補上「原子爆彈廣島」。⁷

二、日記所顯示的意義與限制

（一）意義

自 1965 年就開始搜集日記，並以發表他人日記為業的野坂昭如，他認為日記是「時代的第一級資料」。⁸ 以下就日記史料的意義和限制做一說明：

⁵ 許雪姬，〈臺灣史上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前後一日記如是說「終戰」〉，《臺灣文學學報》13（2008 年 12 月），頁 151-178。

⁶ 吳平城，《太平洋戰爭軍醫日記》（臺北：自立晚報文化出版部，1989），頁 183-184。

⁷ 林獻堂著、許雪姬編註，《灌園先生日記（十七）一九四五年》（臺北：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近代史研究所，2010），頁 238、240。

⁸ 野坂昭如，《終戰日記を讀む》（東京：日本放送出版協會，2005），頁 4。

1、日記是研究記主及其家族的頂級資料

日記既是逐日將個人行事、感知寫成文字保存而成，因此記主在一生中所扮演不同的角色，在不同的時空背景下，主客觀留下的資料，就是研究記主最重要的參考資料。以曾任臺灣省議員、第四任臺中縣縣長的何金生，他留下 60 多年的日記，尚未公開，但其女兒何寧香，利用日記，於 2006 年編成《百里侯掠影》，列舉其父自 1963 年 3 月任臺中縣長，任中的 1,400 多個日子的事蹟；另一本《翻山越嶺三年汗》，是其父自 1954 年任省議員時擔任「山地文化巡迴工作隊」領隊，帶領 30 多名隊職員數度深入崇山峻嶺的過程。但是這兩本書只印了 20 部，當做一個孝順的女兒為 95 歲的父親所呈現的孝心。但從這兩本書，很清楚地了解何金生在縣長任上的建樹、所遇到的難題，以及他如何看待原住民的文化及其作為。⁹ 除了記主外，圍繞在他身邊的親朋，也是日記中重要的部分，利用日記可以了解家族生活的各種面相。如果記主是女性，那就是研究婦女的重要資料。楊水心（林獻堂妻）有 1928、1930、1934、1942 四年日記，陳岑（林獻堂堂嫂）有 1924 年日記；¹⁰ 高慈美（音樂家）有 1929-1932 年四年日記，是臺灣少女在日本的學生日記。¹¹

2、日記是當時人記當時事，有別於事後追記有增刪、迴護自己的空間

寫日記是將即時記憶記錄下來，較少回頭去增添、刪削，即使有，用筆跡、墨色濃淡也可區別出來。由於記主未必有死後出版的打算，也正因為如此，對當時發生的事或人，其記載較為直接無隱，保留了當事人當時的看法。如有關連雅堂在《臺灣日日新報》（1930 年 2 月）撰文¹² 擁護日人鴉片政策時，被櫟社除名。戰後在一片尊連雅堂聲中，早已不為人知。但《灌園先生日記》¹³ 與〈陳懷澄日記〉¹⁴ 卻保留社員以他 8 年未參加櫟社活動為名，予以開除的資料，這都不是其子連震東、鄭喜夫所能辯解的，¹⁵ 這就可看出日記的真價值。

⁹ 何金生著、何寧香節錄，《百里侯掠影》、《翻山越嶺三年汗》（臺中：自刊本，2006）。

¹⁰ 許雪姬，〈介於傳統與現代之間的女性日記——由陳岑、楊水心日記談起〉，《近代中國婦女史研究》16（2008 年 12 月），頁 227-250。

¹¹ 吳叡人，〈高慈美日記〉，收錄於許雪姬主編，《日日是好日：臺灣日記特展》（臺北：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2010），頁 20。

¹² 題為〈附臺灣通史著者連雅堂氏對此四問題致本社意見書一篇如右〉。

¹³ 林獻堂著，許雪姬、何義麟編輯，《灌園先生日記（三）一九三〇年》（臺北：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籌備處、近代史研究所，2001），頁 84，2001 年 3 月 13 日。林獻堂一向溫和，但對連雅堂此次的行為給予最嚴厲的批評，並主張開除，「余謂誣織我先民，以作趨媚巴結，而又獎勵人人須吸阿片，似此寡廉喪恥之輩，何云不污 損本社名譽？」

¹⁴ 《灌園先生日記（三）》也留下第一個主張開除連雅堂的櫟社社員陳懷澄。3 月 6 日的日記載：「昨日槐庭來書，痛罵其（連雅堂）無恥、無氣節，一味巴結趨媚，請余與（林）幼春、（傅）錫祺商量，將他除櫟社社員之名義」（頁 76）。陳懷澄未刊日記則在 3 月 10 日日記中載：「接傅社長來書，謂訂古曆十四開理事會於霧峰，革連氏出社。」

¹⁵ 連震東，〈先父生平事蹟略述〉，收入《連雅堂先生相關論著選輯》（下）（南投：臺灣省文獻會，1992），頁 36；鄭喜夫，〈連雅堂先生年譜〉（臺北：臺灣風物雜誌社，1975），頁 138。

3、日記提供平民觀點的歷史素材

日記可提供另一平民觀點的歷史素材，有異於統治者的制式說法。臺灣人在日本時代被殖民統治，而殖民者臺灣總督府留下各種各樣的史料，證明其統治的治理性、近代性，其中缺少被殖民者的感受。如果無法參照臺人的史料、觀點，那研究日本時代的臺灣史就只能歌頌日本在臺的統治。記主如實逐日記載的日記，可以提供解讀歷史的另一種觀點。

4、日記可以映証大歷史，甚至彌補大歷史的不足

私人日記可以見證大歷史是可能的。以二二八事件中林獻堂救護省財政處處長嚴家淦一事，即使國史館中有嚴家淦的檔案亦無相關細節。國史館館長呂芳上在參加 2013 年 11 月「《灌園先生日記》出版完成座談會及發表會」時就指出，該日記「顯示了民間資料可以補充國家檔案所沒有的部分，如果沒有這部分日記，世人是無法得知這段故事。」¹⁶ 此外，臺灣在日本統治時為日本的外地，在戰後出版的日本近現代史必無其角色，而在中國的歷史中，1895-1945 年這期間的臺灣歷史，也完全用「抗日史觀」來處理，因此以臺灣觀點來書寫的臺灣歷史就格外重要；這時若以民間、被殖民者的觀點出發，以日記為重要參考材料，才能真正描述臺灣、記憶臺灣。

（二）限制

日記原是記主片面觀察、書寫的紀錄，因此使用上也有其極限。

1、日記的主觀性、片面性

日記是忠實記載自己的感受、看法而成，因此常有對第三者的批評。如果日記不出版、不公開自然不成問題，一旦公開，就必須面對日記記載的主觀性和片面性。亦即必須了解記主的性格、敘事的手法，以及參考其他相關資料，才有助於客觀地了解事實。如蔡培火的日記記載了蔡惠如與小妾及臨終的情形，¹⁷ 《灌園先生日記》也引述了蔡培火的說辭，¹⁸ 也許這是事實，但這也使得蔡惠如的後人在寫蔡惠如傳生平時，免不了要辯誣一番。¹⁹

¹⁶ 丘慧君、劉世溫紀錄，〈《灌園先生日記》出版完成座談會及發表會 第二場〉，收入楊水心著、許雪姬編著，《楊水心女士日記（一）一九二八年》（臺北：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2013），頁 266，〈呂館長發言〉。

¹⁷ 蔡培火著作、張漢裕主編，《蔡培火全集（一）家世生平與交友》（臺北：吳三連臺灣史料基金會，2000），頁 94，〈日記，1929 年 5 月 20 日〉。

¹⁸ 林獻堂著，許雪姬、鍾淑敏主編，《灌園先生日記（二）一九二九年》（臺北：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籌備處、近代史研究所），頁 149，1929 年 5 月 23 日。

¹⁹ 謝金蓉，《蔡惠如和他的時代》（臺北：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2005），頁 111-114；謝金蓉，《青山有靈：臺灣史人物新論》（臺北：秀威資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06），頁 86-87，〈重新尋找蔡惠如〉。

2、日記的隱諱性描述

閱讀私人日記，有一定的困難度，如日記中的人名無姓，若出現同名的就有辨識的問題；日記中的人物是以記主為中心來稱呼，如四嫂、舅媽，常無法正確的解讀；又用綽號、代號來稱呼；有時一個人有幾種不同的稱呼，上述這種有形、無形的隱諱，是日記中非常難解的部分，非得解讀不可。

3、日記內容的敏感性

記主的私生活，尤其是性生活，這種高度私密性、敏感性的記載，也常在考量「尊重」沒有發言的被描述者下，審慎評估出版、利用的可能性。以豐原張麗俊《水竹居主人日記》為例，張麗俊與情人、風塵女子間燕好的描寫，未免有「風俗太卑」之感，但不能否認他所描寫的女性，為研究社會史的好材料。²⁰ 其孫張德懋認為如實出版，方能表現祖先的真性情，因此同意一字不刪地出版。清水楊基振的日記，其後人主張刪除涉及私生活的部分後才出版。²¹

三、臺灣日記留下珍貴的記憶

臺灣由於歷史上絕大部分的時間都受外來政權統治，因此民間版的歷史會和統治者的歷史不同，日記正是提供民間記憶最重要的載體。除了臺灣人寫的日記外，只要以臺灣為主要場域書寫的日記，或臺灣人的域外日記，都可稱之為臺灣日記。

（一）臺灣人的日記難得保存

臺灣人本地人要留下長期的日記十分困難，其原因是：

1、臺灣天災多，尤其是颱風、水災、地震多，氣候潮濕，使文物不易保存，無論日記。

2、臺灣某些習俗不利日記保存：如家人過世後、會將其生前用過的物件、照片、日記等相關文件燒燬。

3、日記中有不少觸及家族成員相關隱私，因此不願意提供。

4、臺灣因 1947 年發生二二八事件，1949 年後戒嚴（1987 年解嚴）這期

²⁰ 許雪姬，〈張麗俊生活中的女性〉，收入《水竹居主人日記學術研討會論文集》（臺中：臺中縣文化局，2005），頁 69-122。

²¹ 楊基振著，黃英哲、許時嘉編譯，《楊基振日記 附書簡·書文》（臺北：國史館，2007）。僅出版 1944-1950 年之日記。其中關於私生活部份已做刪除。

間發生不少政治事件，被找到的日記就成為羅織罪名的證據，因而家屬或記主害怕之餘，莫不銷毀或「匿藏」日記。以文學家呂赫若為例，他的日記僅存 1942-1944 年，乃因他在戰後從事反政府的工作而喪生，家人怕他留下的手稿、書籍會為家屬帶來二次傷害，乃挖坑掩埋，並在上潑了幾桶水。唯一倖存的日記乃因記載子女的出生年月日才保留下來。²² 吳新榮醫師在二二八事件後，知道有危險，乃將日記包裝後埋在椰子樹下，²³ 等到張良澤教授要影印這套日記時，「日記內頁已沾粘，影印時，就得小心地一張張拆開，深怕撕破。」²⁴ 林獻堂因晚年（1949-1956）住在日本，在日本的部分，家屬先由日本帶去美國，再託一位在華航當機長的姻親，利用其機長通關不必開箱受檢查的機會帶回。²⁵

（二）日記使用語文的駁雜性可看出臺灣的多元文化

張良澤教授在解讀《吳新榮日記》時，曾提出其困難之一是「日記書寫用法夾雜漢、日及臺語等三種，倍增閱讀困難度。尤其是用漢字表記時，並非傳統的漢文，而是夾雜日語的臺語白話文。」²⁶ 在日本統治時期產出的日記基本上有這種十分特別的不同文字交揉的現象。葉盛吉是醫生，日記中日、德文交雜，劉吶鷗（燦波）學法文，中、法文並出；楊水心女士中文為主，有時用教會羅馬字，加點日文名詞，更奇特的是用日文代用漢字並用臺語讀出，如寫「大切」臺語是為 tai⁷-chhiat，即「貸切」，乃日文，出租車的意思。²⁷ 由大切到出租車，要轉好幾轉。再看《黃旺成日記》，他將臺語、中文、日文混同一字，如 1929 年 12 月 10 日的日記，「今日寬寬量量地寫了十多枚原稿」，寬寬量量是臺語 khoaⁿ khoaⁿ liōng liōng，指從從容容；向大東要借「豫金」，豫金、預金是日文よきん，存款；再「烘食パン」，臺語加日文，hang ショパン，即烤吐司。²⁸ 語言混用如實表現在日記的書寫上，保留了當時的語境，這分珍貴的多語言資料也顯示了臺灣文化的多元交融。比起當時同時期中國人、日本人的日記在行文上有其特色。

²² 呂赫若著、鍾瑞芳譯、陳萬益主編，《呂赫若日記（一九四二～一九四四）中譯本》（臺南：國家台灣文學館，2004），頁 492，呂芳雄，〈追記我的父親呂赫若〉。

²³ 吳新榮著、張良澤編，《吳新榮日記》（臺南：國家台灣文學館，2007），第一冊，頁 9，吳南圖，〈序〉。

²⁴ 張良澤，〈《吳新榮日記全集》的編輯經驗〉，《楊水心女士日記（一）一九二八年》，頁 204。

²⁵ 林博正，〈《灌園先生日記》序〉，收入林獻堂著、許雪姬編輯，《灌園先生日記（一）一九二七年》（臺北：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籌備處、近代史研究所，2000），頁 3-4。

²⁶ 張良澤，〈《吳新榮日記全集》的編輯經驗〉，《楊水心女士日記（一）一九二八年》，頁 210。

²⁷ 楊水心著、許雪姬編註，《楊水心女士日記（一）一九二八年》，頁 9，〈許序〉。

²⁸ 《黃旺成日記》，1929 年 12 月 10 日，未刊稿。

（三）日記彌補了所缺乏的臺灣女性史料

不論女性書寫日記、或被男性書寫入日記，都有相當豐富的女性素材，不過到目前為止已出版的日記只有杜潘芳格、²⁹楊水心的日記，未出版的有高慈美、陳岑的日記可以了解女性的形貌，和丈夫、兒女、家族、親友的關係，但因數量不多、也不完整，因此要瞭解當時的婚姻、戀愛觀，甚至與妾、歡場女子交往的問題，唯有依賴男性的日記。由林獻堂、張麗俊、陳懷澄這些傳統士人，約莫一九三〇、四〇年代，他們男女間有幾項潛規則，即男女年齡不能相差太大、同姓不婚、不能亂倫、朋友妻不可欺；對寡母的孝順大過於妻子的愛；而當時的婚姻也有其普遍現象，如娶妾十分普遍，甚至妾不一而足、妻妾不和如家常便飯、責打妻妾司空見慣、離婚事件時有所聞，³⁰ 這些現象，若非有日記長期的記載，無法歸納出上述特性。

（四）跨越兩個時代的日記可看出鼎革之際民間的真實感受

除非情況特別，沒有人願意在一生中經歷改朝換代的改變，如果是同族人中的異姓統治，其變化相對的小，但若如臺灣在 1895 年由清廷割讓給日本，1945 年再由中華民國接收，則變化太大，令人難以適應。如以 1880 年出生的林獻堂，他經過二次改朝換代，在戰後被稱為「三朝元老」，他們不得不接受日本統治，面對的是中止舉業，中斷仕途之念，與官方交接必須靠通譯。有關這一次的變局，現存的日記都在明治晚期，已看不到臺灣人肆應的情形。³¹ 但 1945 年日本投降後，記主們在日記中留下什麼看法，則在一些人的日記可以看出。8 月 15 日那天，有人表示了重歸中國的喜悅，在北京的楊英風：「我的心中充滿著停戰命令發佈時的喜悅，即刻恢復為中華民國國民的喜悅。」在天津的楊基振：「故鄉臺灣事隔五十年後回歸中國，從悲慘的命運中解放，從此永遠接受祖國的擁抱。」在臺南的吳新榮，隔天的日記描述了戰爭結束的喜悅，他和 3 個朋友：「各脫衣裝，跳下溪中，洗落十年來的戰塵及五十年來的苦汗。起了岸，各人向海面大聲絕叫：自今日起吾人要開新生命了。」遠在西貢的吳平城寫道：「我個人是掩不住滿心的歡喜，生命是真正保全了。」有人對日本投降有相當的感慨，並對日本戰敗寄予同情。黃旺成記：「聞勅之下多有流淚者」，他兒子黃繼圖，對日本投降感到意外而瞠目結舌。林獻堂感慨日本「五十年來以武力建致之江山，亦以武力失之也。」楊英風：「一想到這次戰敗的大和民族，就覺得他們很可憐，越想越覺得可憐。」吳新榮在第二天去拜訪日本朋友，「但未免感慨無量。」之後，每個人日記中都有著對治

²⁹ 杜潘芳格著、下村作次郎編，《フォルモサ少女の日記》（東京：總和社，2000）。自 1944 年 5 月 27 日書寫至 1946 年 3 月 23 日止，約為 1 年 10 個月的日記。

³⁰ 許雪姬，〈張麗俊生活中的女性〉，頁 113-118。

³¹ 日本統治時期台灣人最早寫日記的應該是李春生寫於 1896 年的《東遊六十四日隨筆》，他在 1896 年 2 月 24 日起遊日本迄 4 月 26 日抵基隆的日記。見李明輝等編，《李春生著作集（4）》（臺北：南天書局，2004），頁 169-228。

安的懸念、對未來局勢的不安，並開始思量臺灣何去何從。另方面開始有對回歸中國的準備，學「國語」的人多了，此外思考未來的日華、日臺關係。³²以後歷經國府接收、漢奸總檢舉、二二八事件、中央政府撤退來臺、戒嚴、白色恐怖，這些跨越兩代的人所留下深刻記憶，絕對有別於黨國意識下的中華民國史。

除了談日記內容以外，日記書寫的語文亦可一談，亦即諸記主在朝代更迭時，有沒有語文上的改變。黃繼圖律師的日記用日文寫，但戰後在每日日記空白處，用中文寫下大事記，到 1946 年開始就用中文記載。吳新榮、葉盛吉、楊英風、楊基振四人，在 8 月 16 日起就用中文寫作，其餘如林獻堂、黃旺成³³ 都用漢文寫作。

（五）有可以互相參證、互補的日記群

以目前存在、公開的臺灣日記，除外國人的日記外，³⁴ 臺灣人的日記所存的不多，但有些日記可以互相參證、互補，此一現象十分可貴。如日治時期臺灣中部最重要的詩社--櫟社，社員大約維持在 20 人上下，³⁵ 入社時「社長須將其人之住所、氏名提出於理事會多數決定之」。按該社有理事 6 名。³⁶ 這樣一個「以風雅道義相切磋，兼以實用有益之學相勉勵，且期交換智識、親密交情」的團體，目前存有 5 個社員的日記，其中有三個社長的日記，即林痴仙、傅錫祺、林獻堂，再加上理事陳懷澄、張麗俊，這五人的日記所載櫟社的活動，可以在日記中得到更完整的訊息。描述最詳的是張麗俊，他將櫟社詩會等活動視為人生重要的社交活動，因此留下比《櫟社四十週年沿革志略》³⁷ 更詳細的資料。其次如霧峰林家族留下的日記，林獻堂本身的《灌園先生日記》、其妻《楊水心女士日記》、堂兄林紀堂日記、堂嫂陳岑女士日記、堂弟林痴仙日記。這其中還有兩對夫妻的日記更為難得，這對研究霧峰林家、臺灣家族史裨益甚多，較可惜的是下層的資料仍較少。如果要研究白色恐怖事件，林獻堂日記和死於白色恐怖的呂赫若、葉盛吉日記、律師黃繼圖日記，都很值得參考。如《灌園先生日記》自 1927-1951 年就有 300 多條有關在白色恐怖時期以資匪罪被判 5 年的莊泗川資料。³⁸

³² 許雪姬，《臺灣史上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前後一日記如是說「終戰」》，頁 167-174。

³³ 黃旺成所存的日記自 1912 年起至 1979 年，1912 年 1 月到 1915 年 2 月用日文，之後全用中文。目前已出版 12 冊，迄 1926 年；解讀班的進度已進入 1930 年。

³⁴ 最早描述到臺灣的日記，以荷蘭司令官雷爾生入據澎湖的日記〈司令官コルネリス・ライエルセンの日記〉為最早。

³⁵ 以 1902-1949 年櫟社成員表中所見不同時期加入者前後有 62 人，39 以下則是 1941 年老成凋零後新增社員。由 38 人中的加、退社\死亡加以觀察所得的結果。見許雪姬，〈林獻堂與櫟社〉，《兩岸發展史研究》2（2006 年 12 月），頁 47-51。

³⁶ 〈櫟社規則 附會議錄〉，收入張麗俊著，許雪姬、洪秋芬、李毓嵐編纂、解讀，《水竹居主人日記（十）》（1935-1937 年）（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臺中縣文化局，2004），頁 341。

³⁷ 傅錫祺，《櫟社四十年沿革志略》（臺中：自刊本，1943）。本書為記載櫟社相關活動、社友之書，但未及於會則。此為 1919 年新會則，由原來 18 條變為 26 條。

³⁸ 許雪姬，〈嘉義莊家的研究：以莊泗川為中心〉，將於 103 年 10 月 25 日在「嘉義學十週年研討會」上發表。

四、臺灣日記舉例

目前臺灣歷史博物館典藏的〈陸季盈日記〉，自 1933 年迄 2004 年，共計 71 年的日記所跨年代最久。陸季盈（1916-2004）高雄橋頭人，楠梓第二公學校高等科畢業，主要從事農業活動，³⁹ 每月有一次日記解讀，距出版為時尚早。此處以介紹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以下簡稱臺史所）所藏日記為主，以便了解其數量與種類。目前臺史所共有 26 種日記，有 3 種捐贈、21 種數位典藏、2 種影印典藏。所謂捐贈，係指原件典藏，一是日本警察吉岡喜三郎家屬自日本捐贈的吉岡喜三郎日記，一是高慈美日記，一是張木林日記；數位典藏是指收錄數位內容於「臺灣日記知識庫」，或是數位掃描收入「臺灣檔案資源系統」，雖無典藏日記原件，但皆取得家屬授權開放，如吳新榮日記，原稿捐贈給吳三連史料基金會；至於影印典藏則影印自日本相關典藏機構，如南弘、下村宏日記。（參見下表）。以下去除日本人日記，介紹利用價值高的日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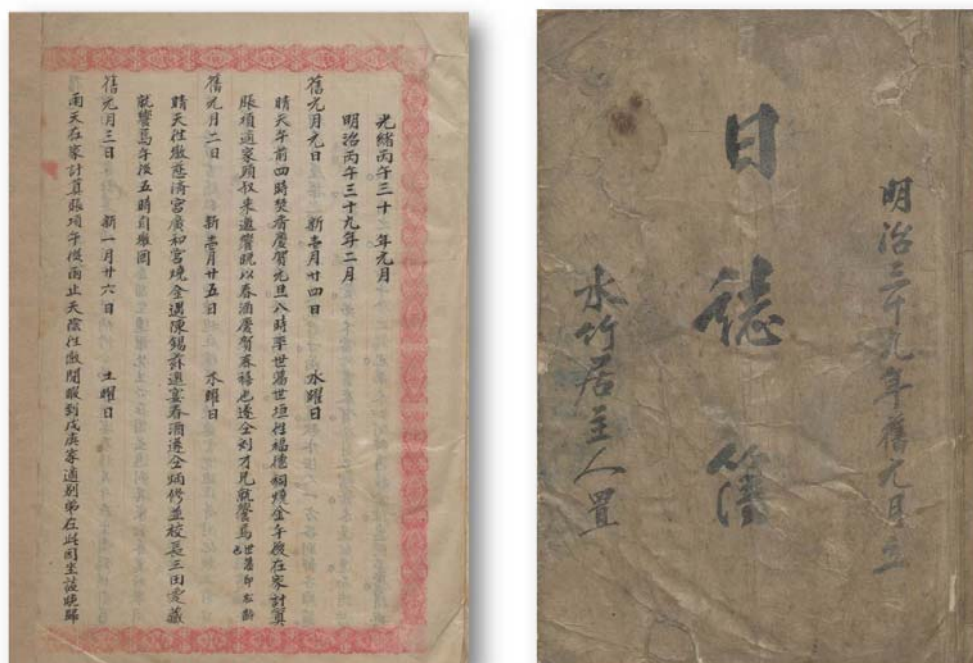
日記名稱	生卒年	日記起迄	原件 (冊)	徵集方式
水竹居竹主人日記(張麗俊)	1868-1941	1906-1937	27	數位典藏
傅錫祺日記	1872-1964	1902-1946	35	數位典藏
陳懷澄日記	1877-1940	1916-1932	16	數位典藏
灌園先生日記(林獻堂)	1881-1956	1927-1955	25	數位典藏
楊水心日記	1882-1957	1928, 1930, 1934, 1942	4	數位典藏
黃旺成日記	1888-1979	1912-1973	48	數位典藏
林玉雕日記	1902-1997	1923-1943	10	數位典藏
簡吉日記	1903-1951	1929-1930、1936-1937	2	數位典藏
吳新榮日記	1907-1967	1933-1967	45	數位典藏
邵毓麟日記	1909-1984	1953-1975	10	數位典藏
劉永楙日記	1910-2007	1937-1969	42	數位典藏
楊基振日記	1911-1990	1944-1950		數位典藏
黃繼圖日記	1912-1974	1929-1972	39	數位典藏
呂赫若日記	1914-1951	1942-1944		數位典藏
高慈美日記	1914-2004	1929-1932	4	捐贈
葉盛吉日記	1923-1950	1938-1950	23	數位典藏
張木林日記		1925-1939	10	捐贈

³⁹ 陳怡宏，〈臺史博陸東原家族文物簡介：以陸季盈先生日記（一九三三～二〇〇四）為主〉，《臺灣教育史研究會通訊》70（2012 年 3 月），頁 19-20。

馬偕日記	1844-1901	1871-1901	12	數位典藏
田健治郎日記	1855- 1930	1919-1923		數位典藏
初山衣洲日記	1858-1919	1898-1912	9	數位典藏
南弘日記	1869-1946	1931-1933	9	影印典藏
堤林數衛日記	1873-1938	1929-1937	8	數位典藏
三好德三郎回憶錄	1875-1939	1888-1938	4	數位典藏
下村宏日記	1875-1957	1915-1921	7	影印典藏
吉岡喜三郎日記	1882-196?	1909-1937	20	捐贈
池田幸甚工作誌	1884-1924	1914-1923	4	數位典藏

（一）獨一無二的保正日記：張麗俊的《水竹居主人日記》

張麗俊，字升三，號南村，臺中豐原人。1899-1918 年任下南坑第一保保正，1912-1918 年兼葫蘆墩區十九保聯合會議長，1926 年任豐原街協議會議員，櫟社社員。⁴⁰ 日記中包括家族史、宗教活動、地方產業、生活史、公共衛生史、民變史、對日本統治的看法。⁴¹ 其日記先打草稿再謄清，因此字骨端正，為諸日記所難比美。已出版。



⁴⁰ 李毓嵐，〈水竹居主人日記〉，《日日是好日：臺灣日記特展》，頁 18。

⁴¹ 許雪姬，〈張麗俊先生《水竹居主人日記》的史料價值〉，《水竹居主人日記（一）》（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臺中縣立文化中心，2000），頁 1-51。

(二) 臺灣議會之父林獻堂及其親屬日記：林獻堂《灌園先生日記》，妻《楊水心日記》，堂兄「林紀堂日記」、「林痴仙日記」，堂嫂「陳岑日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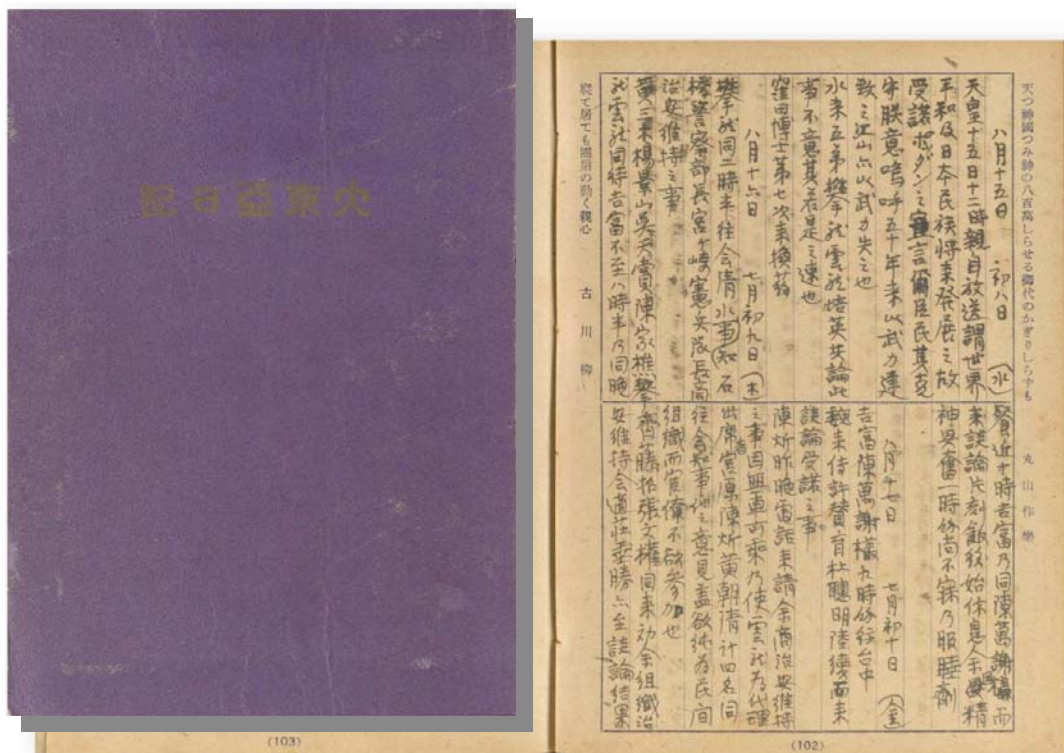
林獻堂(1881-1956)，一生從事臺灣民族運動，致力於臺灣文化的提升，晚年客死異鄉日本。其日記自 1927-1955 (中缺 1928、1936)，其日記的重要性，⁴² 不下於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楊水心(1882-1957)，彰化人，受過私塾教育。她並非逐日寫日記，留的日記只有 1928、1930、1934、1942 四年，以 1928 年的最重要，日記以漢文為主，夾雜日文，還有用教會白話字來寫，頗能顯示當時的語言現象，堪稱世家大族的女性日記。⁴³ 夫妻都寫日記，且保存下來之事並不多見。林紀堂(1874-1922)、陳岑(1875-1939) 夫妻的日記，林紀堂只存兩年(1915、1956，各只記錄了 6 個多月) 日記，但頗能表現出其恬靜寡言、不問時事、日以書畫、骨董、蒔花養鳥的個性。陳岑只剩下 1924 年的日記，因為長子魁梧偷看日記，而把日記燒了，此為碩果僅存者。她以未亡人的身分要課子讀書、還要管家，除非有要事要和家中男性商談才出門，她的日記讓我們了解士紳家寡婦，持家時遭遇的難題。⁴⁴ 林獻堂的堂兄林痴仙(1875-1915)，是下厝唯一留下日記者。17 歲考取生員，櫟社三位發起人之一，第一任社長。1914 年積極投入籌設臺中中學，並呼應板垣退助的同化會，是詩、辭高手。其日記共 6 本(1906、1908-1909、1913-1915)，但內容極簡略，一年約寫一百多天，但他常記下一天開支，有務實的一面；有三位老師先後教他日文，曾欲戒酒色而不得，對了解他的生活提供重要的史料。⁴⁵

⁴² 許雪姬，〈《灌園先生日記》的史料價值〉，《灌園先生日記(一)一九二七年》，頁(1)-(1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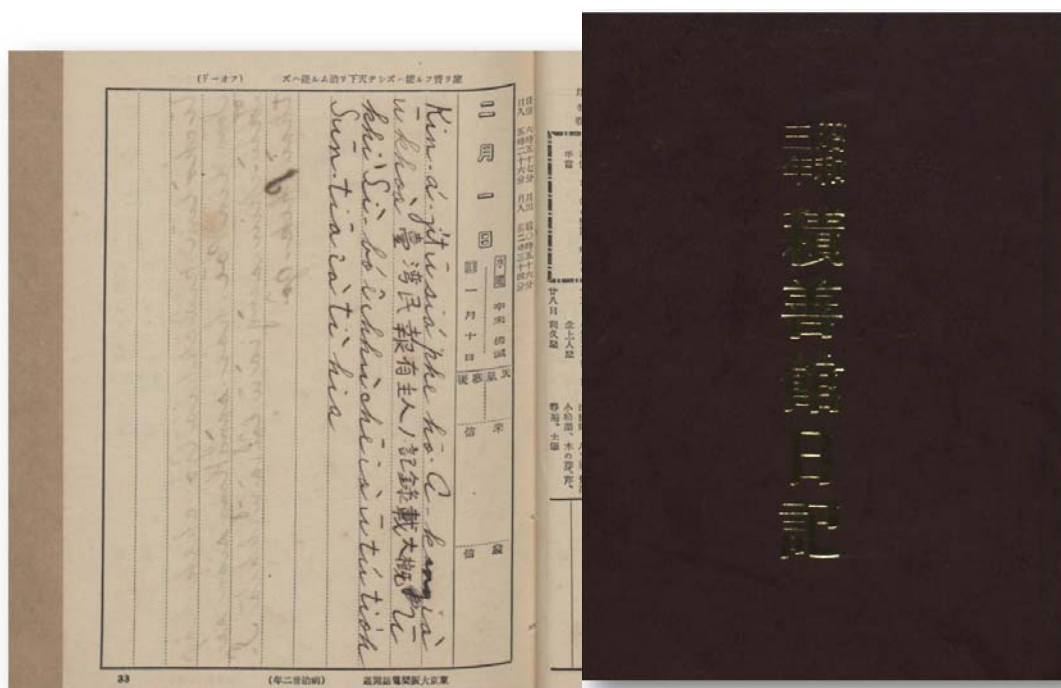
⁴³ 林蘭芳，〈楊水心日記〉，《日日是好日：臺灣日記特展》，頁 14。

⁴⁴ 鄭麗榕，〈陳岑日記〉，《日日是好日：臺灣日記特展》，頁 10-11。

⁴⁵ 李毓嵐，〈林痴仙日記〉，《日日是好日：臺灣日記特展》，頁 16-17。



上：林獻堂 1945 年日記，下：楊水心 1928 年日記



（三）獄中日記：簡吉

簡吉（1903-1951），高雄鳳山人，1921 年臺南師範學校講習科畢業。曾任教公學校，往後投身於臺灣農民運動，成立「臺灣農民組合」，該組合後來成為臺灣共產黨的外圍組織。戰後加入共產黨，出任中共臺灣省工作委員會書記，1950 年被處死刑。其獄中日記自 1929 年 12 月 20 日至 1930 年 12 月 24 日，用日文寫，主要記載獄中生活品質差，常剝奪獄中人運動、讀書的時間，是一本左翼農民運動創始人的日記。⁴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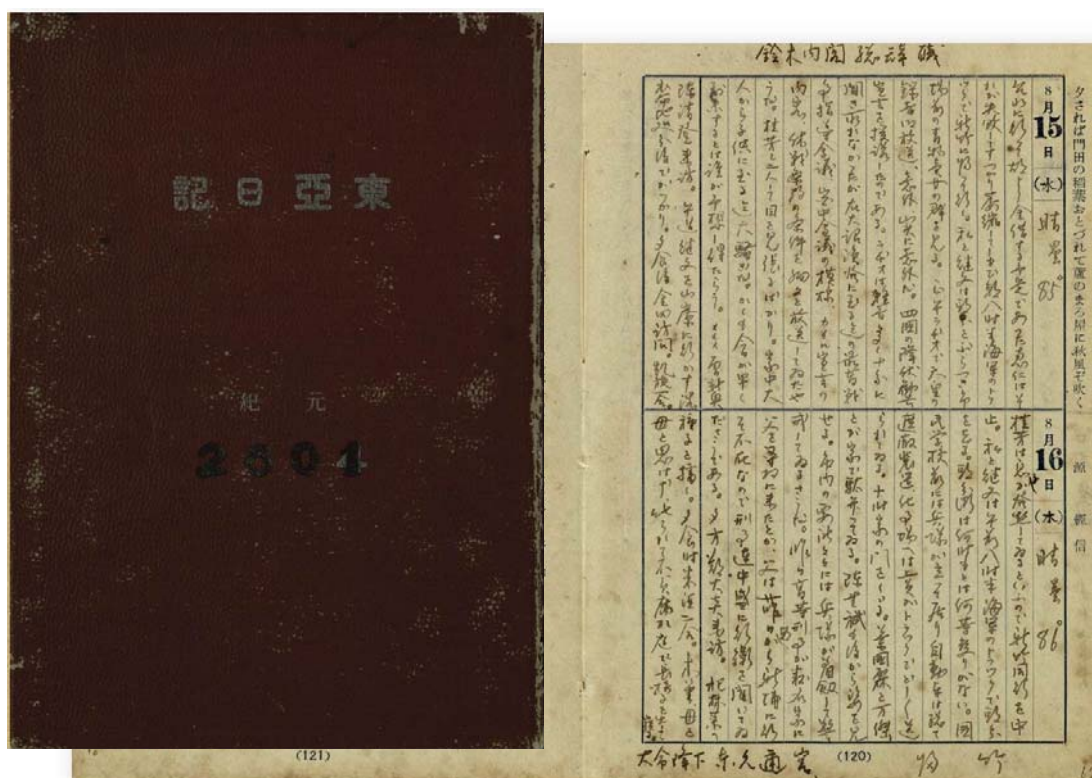
（四）法律人日記：推事吳鴻麒日記、律師黃繼圖日記

吳鴻麒（1899-1947）1928 年畢業於日本大學專門部法科。1930 年取得律師資格，在臺北開業。戰後任臺北地方法院推事，參與法院之接收工作。1947 年二二八事件後，於 3 月 13 日遭強行帶走，16 日發現屍體。日記自 1945 年 1 月 1 日迄 1947 年 3 月 11 日。3 月 13 日、16 日的日記為妻子所寫。日記描寫疏開的日子，戰後社會、司法的種種不正常現象，以及事件中林桂端律師等已被捕的猜形。⁴⁷ 黃繼圖（1912-1974），黃旺成子，1937 年日本京都帝大

⁴⁶ 鄭麗榕，〈簡吉日記〉，《日日是好日：臺灣日記特展》，頁 6-7。

⁴⁷ 陳翠蓮，〈吳鴻麒日記〉，《日日是好日：臺灣日記特展》，頁 4。

法科畢業，1938 年日本高等文官司法科及格，1940 年 8 月回新竹開業，戰後經檢定後取得律師資格。其日記始於 1929 年，止於 1972 年（中缺 1937、1947、1952-1954），1945 年以前用日文寫，1946 年 1 月改用中文寫。日記所載自學生時代開始迄執業律師，不僅是高等教育與法學教育的珍貴一手史料，也記載其律師生活所獲得的穩定收入及社會地位，是難得一見的臺灣法律人日記。⁴⁸



上：黃繼圖 1945 年日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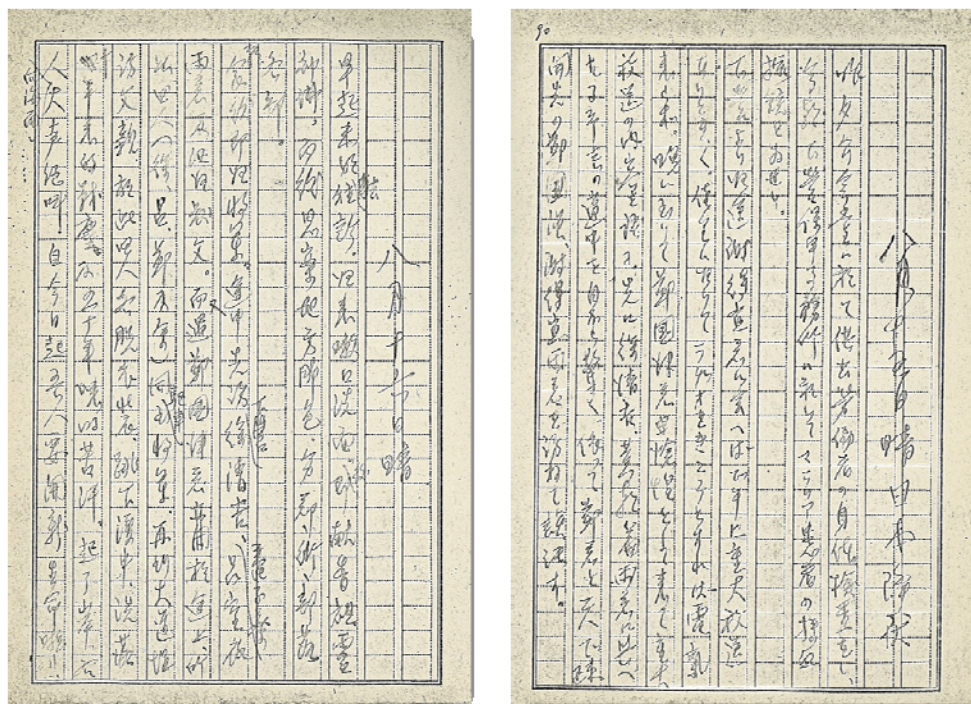
（五）醫師的日記：林玉雕、吳新榮日記

林玉雕（1902-1997），臺中神岡人，1928 年臺灣總督府醫學專門學校畢業，之後赴東京帝大醫學部及傳染病研究所進修半年，返臺後在神岡等地開業。戰後任職於熱帶醫學研究所士林支所，並歷任傳染病院技正、醫師，1967 年退休。日記始於 1923 年止於 1990 年代，從醫療史的價值而言，這是基層醫療與衛生工作者所留下來的日記，且長達數十年，實為不可多得的歷史見證。⁴⁹ 吳新榮（1907-1967），臺南人。1932 年東京醫學專門學校畢業，9 月回

⁴⁸ 曾文亮，〈黃繼圖日記〉，《日日是好日：臺灣日記特展》，頁 26-27。

⁴⁹ 范燕秋，〈林玉雕日記〉，《日日是好日：臺灣日記特展》，頁 22-23。

臺接手叔父所開的佳里醫院。熱中政治、酷愛文藝、研究鄉土歷史。二二八事件時，因出任二二八事件處理委員會北門區支會主席委員而被拘留。出獄後，於 1952 年擔任臺南縣文獻委員會委員兼編纂組組長。生平著作頗豐。⁵⁰ 日記自 1933 年迄 1967 年（缺 1934、1954 年）。此一長達 33 年的日記有小鎮醫生的日常醫療工作、愛情、家庭、娛樂（特別是打麻將）、飲食、從政、文藝活動等，相當動人。



上：吳新榮 1945 年 8 月 15-16 日的日記影本

（六）教師/記者的日記：黃旺成日記

黃旺成(1888-1979)，新竹人。1911 年臺灣總督府國語學校師範部畢業後，曾任教於新竹公學校 7 年，短暫經商後，於 1925 年後積極投入臺灣文化協會的活動，後擔任《臺灣民報》記者、臺灣民眾黨的要角，1935 年起當選新竹市會議員。1939 年底曾因反日而被關 1 年。戰後任《民報》主筆，二二八事件逃往中國一年，回臺後遞補為省參議員，後擔任修志的工作。日記自 1913 至 1973 年（中缺 13 年），前 3 年 2 個月用日文寫，1929 年為了與情婦通信，部份用教會羅馬字外、都用中文寫。日記記載庶民生活史的食衣住行、信仰、娛樂，是一份豐富且可信的時代證言。⁵¹

⁵⁰ 許雪姬總策畫，《臺灣歷史辭典》（臺北：行政院文建會、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遠流出版社，2005），頁 355，莊天賜，〈吳新榮〉。

⁵¹ 曾士榮，〈黃旺成日記〉，《日日是好日：臺灣日記特展》，頁 24-25。



(七) 少女日記：鋼琴家高慈美日記

高慈美（1914-2004），高雄岡山人，1935 年日本帝國音樂學校。1950 年起擔任音樂教師 先任教靜修女中，後在省立師範學院（今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教學前後 34 年。日記自 1929 年起到 1932 年止，是她在日本下關梅光女學院三年級，至考入東京的帝國音樂學校間（15 歲至 18 歲）的日記。這 4 本日記用日文寫的，除了校生活的記載外，還有較多社會交往，及一些關於當時臺灣人處境的思考記錄。⁵²

⁵² 吳歡人，〈高慈美日記〉，《日日是好日：臺灣日記特展》，頁 2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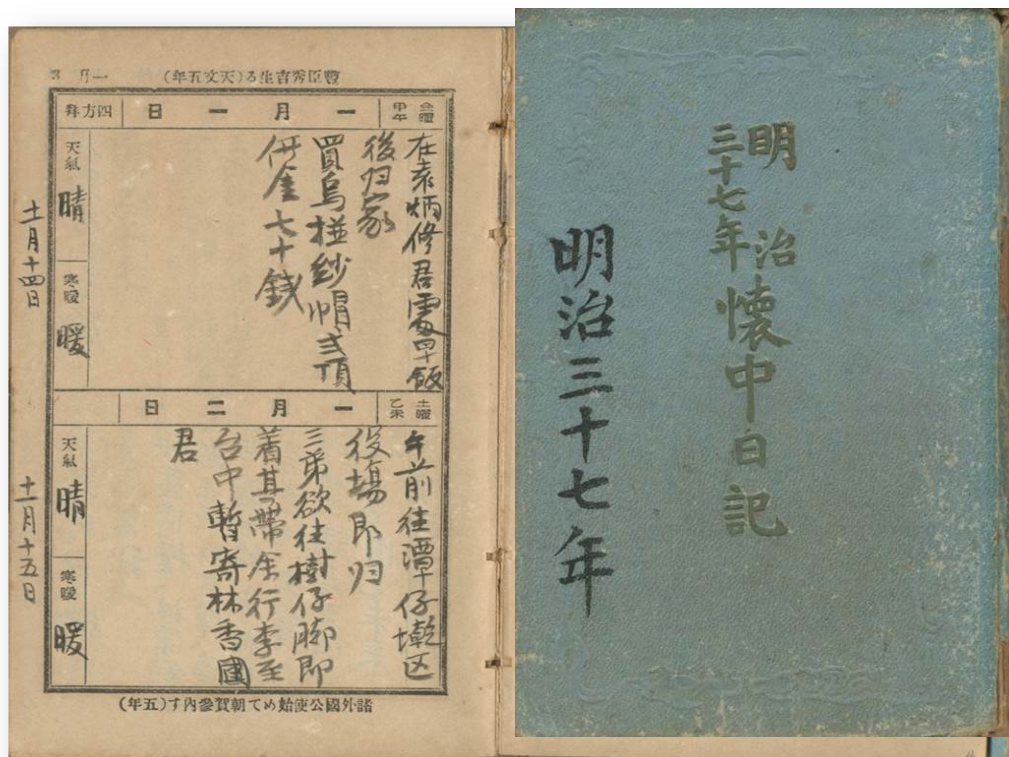


(八) 區長/街長日記：傅錫祺、陳懷澄日記

傅錫祺（1872-1946），號鶴亭，臺中潭子人，1892 年考進臺灣府學，為生員。日治後應《臺灣日報》之聘擔任漢文欄主筆，前後 18 年。1920 年任潭子庄長。1906 年加入櫟社，1917 年任社長以迄逝世。⁵³ 日記自 1902-1946 年，中缺 1926、1928、1930、1934-35、1938、1939、1943-45 年。其日記要言不煩，非常重視傳統的家庭生活，擔任主筆、庄長、組合長，甚至櫟社的相關事情，也都是其著墨的對象。陳懷澄（1877-1904），鹿港人，1902 年為創櫟社三巨頭之一，1919 年被任命為鹿港區長，1920 年 10 月轉任鹿港街長，旋出任臺中州協議會員，迄 1932 年，先後主持街政 12 年，任內多所建樹。⁵⁴ 日記自 1912-1932 年，中缺 1917、1923、1929 年。日記中載其私生活頗多，對街政、與日人官吏的友誼、音樂會、與朋友的冶遊、鑑賞書畫都可在其簡要的日記中看到。

⁵³ 傅錫祺撰，《鶴亭詩集（上）》（臺北：龍文出版社，1992）。書前傅錫祺傳。

⁵⁴ 許雪姬總策畫，《臺灣歷史辭典》，頁 860，歐素瑛撰，〈陳懷澄〉。



上：傅錫祺 1904 年日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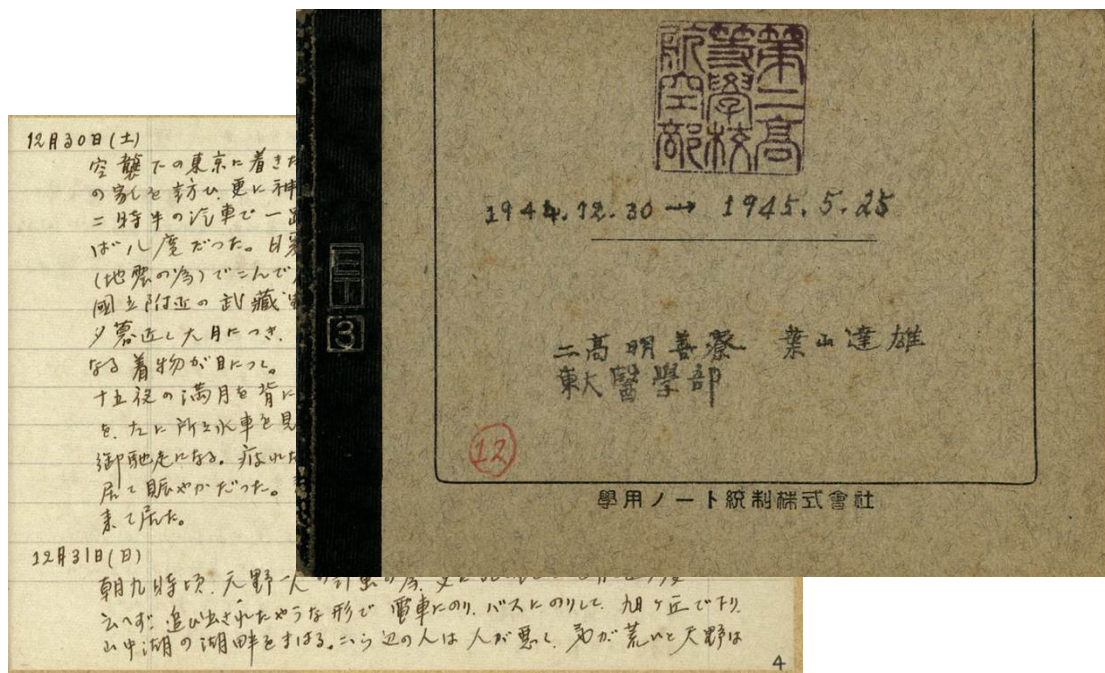
（九）白恐受難者日記：呂赫若、葉盛吉日記

呂赫若（1914-1950），臺中潭子人，文學家。1934 年臺中師範學校畢業。1939 年赴日本東京武藏野音樂學校學習聲樂，成為優秀的男音，1942 年畢業。1943 年出版小說《清秋》。戰後在臺北建中、北一女教音樂，繼續創作，並編輯左翼刊物，加入中共地下黨，1950 年於鹿窟遭蛇咬死。⁵⁵ 日記僅存 1942-1944 年的，其中 1942 年每天寫日記，1943 年中間空白一些天沒有寫，1944 年寫不下去，留下許多空頁。日記中可以感受到在戰爭的氛圍下，臺北藝文界的熱鬧，使讀者清楚看到臺灣在四〇年代前期，處在大東亞戰爭時期，臺灣藝文界蓬勃的現象。⁵⁶ 葉盛吉（1923-1950），臺南人，1949 年臺大醫學院畢業，大學中於 1948 年 9 月加入共產黨，任臺大醫學院支部書記。1950 年到屏東縣潮州瘧疾研究所從事研究工作，5 月 29 日被捕，11 月 29 日被槍決。留有 1938-1950 年的日記，1945 年 8 月以前用漢文書寫。⁵⁷

⁵⁵ 許雪姬總策畫，《臺灣歷史辭典》，頁 363，柳書琴撰，〈呂赫若〉。

⁵⁶ 陳萬益，〈日記出土，見證白色恐怖〉，《楊水心女士（一）一九二八年》，頁 220。

⁵⁷ 許雪姬總策畫，《臺灣歷史辭典》，頁 991，沈懷玉撰，〈葉盛吉〉。傳中稱日記起自 1940 年為誤，今依臺史所數位影像訂正。



上：葉盛吉 1945 年日記

五、「臺灣日記知識庫」的建置與利用

日記誠如上述，是如此珍貴的史料，因此成為全臺檔案館、歷史博物館與各圖書館搜集的對象。而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檔案館更是建置了「臺灣日記知識庫」，主要是以臺史所多樣性日記典藏特色與豐碩研究出版成果等優勢，為擴展日記史料及註解內容的應用，和順應數位技術發展，自 2008 年起規劃建置，期望突破紙本印刷發行的限制，以數位內容形式，提供日記全文及其註解的線上查詢與開放取用。

(一) 臺灣日記知識庫發展策略

臺灣日記知識庫的發展策略有下列幾項：⁵⁸

- 1、一手史料：日記是屬於個人私密性紀錄，除了異於官方文獻制式說法，更可真實呈現平民百姓的多樣性觀點；日記知識庫建置初期，是以水竹居主人(張麗俊)、灌園先生(林獻堂)等臺灣人的日記為原始資料來源，陸續加入黃旺成、簡吉等，和擴大收錄田健治郎、三好德三郎等外國人士在臺經歷的個人紀錄。

⁵⁸ 王麗蕉，〈中研院臺史所臺灣日記知識庫介紹〉，《楊水心女士日記（一）一九二八年》，頁 282-289。

- 2、授權保證：所有收錄的日記，皆取得相關著作權人簽署同意上網開放之授權文件，例如林博正先生簽署林獻堂與楊水心日記授權書、田敏夫先生的田健治郎日記授權書、陳仰止先生的陳懷澄日記授權書等。；此外，日記註解與出版等著作權，則與相關單位簽署合作協議，例如與國史館簽定的楊基振日記合作協議，臺灣文學館簽署呂赫若、吳新榮日記合作協議書等。此外，解讀註解者也經一一授權。
- 3、權威解讀：收錄日記全文及註解資訊，是由各主題的研究者，長期投入，共同解讀與考證史料的研究成果。所謂解讀，首先是逐字校讀日記、逐句標點，更正原文中的錯、漏字，並進行全文建檔工作。第二個重點是將日記中出現的人名、商號會社、日文漢字、臺語及特殊名詞加以註釋。人名的註釋最基本的生平經歷要多方考證，商號會社要查考業主姓名、地址、營業內容等資訊，以及日文漢字和臺語用字，附上中文翻譯與解釋。⁵⁹ 以提供真確的歷史紀錄與加值的關連資訊。
- 4、友善介面：以協同創作社會軟體 wiki 為平臺，具體呈現實體形式的出版品，持續更新軟硬體設施，有效整合社群成員的創作內容，嚴謹經營內容共建與共享平台。前臺提供使用者全文檢索與時序瀏覽等開放應用服務，後臺作為編修與版本紀錄等內容管理。
- 5、專業加值：私人日記是逐日記載的個人紀錄，參考檔案尊重來源原則，日記知識庫的架構是以個別日記主人為核心，以「每天」日記為最小處理單元，依記主→年→月→日之層次，逐日編排。由於臺灣歷經清代、日治與戰後等時期，年代記載有日本年號、中國年號、或並用，記日方式又有舊曆與新曆二種，為統一記日方式，以西元紀年統一時序，以提供時間序列的瀏覽和同一時日的參照。
- 6、永續發展：就內容面，積極執行私人日記蒐藏政策，包括新出土日記解讀與合作出版，尋求已出版日記授權，以逐年新增日記收錄範圍。就系統面，持續研發進階查詢功能、行動裝置連線版面設計、和延伸整合查詢，以擴大推廣資料庫應用。

（二）臺灣日記知識庫系統展示

1、系統的內容架構

臺灣日記知識庫以個別日記主人為核心，首頁展示收錄日記一覽。主體頁面是以記主「每日」日記為基本單元，每一頁面內容包括日記全文、註解資訊和手稿影像縮圖連結。（系統畫面參見下圖）

⁵⁹ 李毓嵐，〈跋〉，《水竹居主人日記（十）》，頁411-418。

2、系統使用功能

本系統以 wiki 為開發平台，除了提供全文檢索、布林邏輯、限定分類等等查詢功能外，因依記主、年、月、日之時間序列編排，亦提供逐日瀏覽和日期參照等使用服務。例如 1945 年 8 月 15 日(終戰日)，同一時日不同記主紀錄參照。(系統畫面參見下圖)

The screenshot displays a web application interface for viewing diaries. It features a search bar at the top right and a main content area with three diary entries. A red box highlights a sidebar menu, and a blue box highlights a specific diary entry.

灌園先生日記/1945-08-15
昭和二十年 (民國三十四年，一九四五年)
新八月十五日 舊七月八日 水曜日

天皇十五日十二時親自放送，[\[1\]](#)請世界平和及日本民族將來發展之故，受其克守朕意，嗚呼！五十年來以武力建國之江山，亦以武力失之也。

水來、五弟、擊羅、雲羅、培英共論此事，不意其若是之速也。

灌田博士第七次來換藥。

新八月十四日 舊七月七日 火曜日 雨

引用資訊

註解

1. ↑一九四五年二次世界大戰末期，日本本應遵照投降條件，而無意在長崎與廣島投下威力強大的原子彈後，終於迫使天皇於今天降。新聞報紙並刊載「終戰詔書」的全文。(《終戰新聞》，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小森雅一著、陳多友譯，《天皇的玉音放送》，

3 個分類：灌園先生日記 | [臺灣日記/1945-08-15](#) | 8月15日

[分類臺灣日記/1945-08-15](#)

此處提供本系統所收錄有關 1945-08-15 的臺灣日記列表。

「臺灣日記/1945-08-15」分類中的頁面

這個分類中有以下的 3 個頁面，共有 3 個頁面。

- 吳
- [吳新榮日記/1945-08-15](#)
- 楊
- [楊基振日記/1945-08-15](#)
- 灌
- [灌園先生日記/1945-08-15](#)

吳新榮日記/1945-08-15
乙酉年 (昭和二十年，一九四五年)
八月十五日 晴

日本降伏。

昨夕、公會堂に於いて供出労働者の身體検査をし、今朝、下關保甲事務所に於いてマラリア患者の採血検査と【を】為せり。

下關より歸途、謝得實に會へば、正午に重大放送ありと聞く。往里に歸りてラヂオをきこうとすれば、電氣來らず、晩に至りて郵國連電僅僅として來て、重大放送の内容を語る、先に張清吉、黃新廣兩君に與へたる預言の選【的】中を自ら驚く、從つて、郵君と二人で張清吉の郵國演、謝得實兩君

[\[1\]](#)

日本投降。

昨日、在公會堂為供出労働者

從下關歸途中、遇到謝得實

の内容、恰中我先前告郵

楊基振日記/1945-08-15
1945年 (民34年・35歲)
8月15日 水

所在分類：楊基振日記 >

朝 8 時 52 分の急行で北京向だったが合豊行株主総会に出席する為天津にて下車し合豊行に入ったら丁度日本が無条件降伏を発表し天皇が詔勅を発表・続いて鈴木内閣総理大臣が談話を発表してみた。他へば灌溝橋に一発の銃声が発展して支那事変となり爾來 9 ヶ年、更に昭和 16 年 12 月 8 日日本が対英米に宣戦布告をしてより足掛 4 年世界人類は悲しい年月を聞して來た。得に故郷は 50 有余年の圧迫に呻吟して來た。日本に対する少時よりの敵愾心は自分を駆って大陸に心をはせしめそして自分の目で日本の降伏を見たのである。斯くして故郷台湾は 50 数年振りに中国に歸り今後祖国の抱擁に永かりし辛き運命が解放された。夢かと嬉し涙にくれた。日本の降伏は 8 月 6 日の原子爆弾と 8 月 9 日の蘇連の対日戦線によって決定的となり 8 月 9 日美、英、蘇に対し和を乞ふたのである。日本が明治維新に勃興発展してより僅々 50 年、朝鮮、台湾、滿洲、樺太等はもぎとられて昔に歸った。罪は勿論全部日本軍閥に歸すべきである。夜濱田隊長が

(三) 臺灣日記知識庫開放日記及其使用情形

臺灣日記知識庫目前開放已有灌園先生日記等 9 種，日記所載年代跨越清末、日治到戰後。隨著日記解讀出版與上網開放，亦促進相關學術研究應用與發展，初步以國家圖書館「臺灣博碩士論文知識加值系統」分析日記被引用概況，參見下表。以灌園先生日記為例，有 170 篇（扣除引用二手資料有 158 篇），已較去年底的 153 篇，成長 17 篇之多。

日記名稱	收錄日記年代	篇數(日)	註解(則)	字數(萬)	碩、博士論文引用(2014/9)	備註
灌園先生日記	1927-1949	7,485	13,975	397	170	已全部出版(至 1955 年)
水竹居主人日記	1906-1937	10,222	3,418	177	152	與中研院近史所共同出版
吳新榮日記	1933-1967	3,988	6,971	209	94	臺灣文學館出版
呂赫若日記	1942-1944	689	242	12	60	臺灣文學館出版
臺灣總督田健治郎日記	1919-1923	1,461	2,691	61	60	
黃旺成先生日記	1912-1917、1919	2,557	3,051	75	22	日記紀錄終於 1973 年，出版至 1926 年
簡吉獄中日記	1929-1930	139	84	9	19	
楊基振日記	1944-1950	1,817	5	36	9	國史館出版
三好德三郎回憶錄	1888-1938	53	294	21	5	日本図書センター出版
總計		28,411	30,731	997	465	

臺灣日記知識庫於 2009 年 9 月開放給中央研究院院內人士申請使用，2011 年 9 月開放國內學術與公務所屬人員申請。系統連線使用情形，2012 年起，每年連線人次已有 5 千餘人，點閱頁面達 8 萬餘頁（本年度截至 8 月底，已有 8.5 萬頁），參見下表。

年度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1~8
收錄頁面	16,619	19,315	21,132	22,593	27,164	28,411
連線人次	889	2,281	2,800	5,719	5,444	5,546
點閱頁面	6,126	17,837	36,318	80,594	81,581	85,396

由上述點閱數字，可知日記資料已屢被博、碩士生使用作為寫論文的重要素材，尚不包括期刊論文和專書的統計。為讓讀者更容易使用與考證，臺史

所檔案館已建立「臺灣總督府職員錄系統」，以及開放〈臺灣總督府旅券(護照)發行簿〉等人物資料，對日記中人物在職場的經歷、出國的記錄（主要是中國、南洋）都可進一步的瞭解。

六、結論

日記是用文字逐日所記錄的當時記憶，有別於事後的自傳、回憶錄及口述歷史。由於是當時所記，而且原本沒有出版的打算，因此以記主為關鍵所展現的會較為忠實地呈現當時的記憶，也較無迴護自己的空間，因此史學界視日記為研究記主及當代的頂級資料。當然要閱讀、利用日記前，必須透過檢證日記內容的信度，通過檢驗才能將之列為該世代最珍貴的記憶。在臺灣由於天災、政治問題，要保留一定年數的日記有其困難，目前已出版或可利用的日記大約有二、三十部，這些日記的取得各有其曲折，一旦一部日記得以公佈利用，就有不少研究生引用做為撰寫博碩士論文的重要資料，要達到這樣的成果，日記就必須解讀、掃描做成日記資料庫才能廣為各界的利用。

臺灣日記有以下重要性：一、可以了解被統治者的心聲，有別於制式的、異族的統治者的歷史觀；二、保留當代的語言、文化現象，具現了臺灣的多元文化；三、日記中的女性資料及男性的婚姻觀、戀愛觀，補充較為缺少的社會資料；四、跨越兩個時代的日記，可以看到記主的戰時生活與真正感受及其對新政權的適應；五、有多種同儕團體的日記可以互證和參證。「臺灣日記」不應該只是臺灣人在臺灣所寫的歷史記憶，還應包括外國人以如臺灣為場域所寫的日記，如臺灣總督田健治郎日記，或臺灣人在域外的日記，如楊英風先生日記。臺史所的「臺灣日記知識庫」，目前已收入 9 部日記，經過各記主的後代與解讀者的授權，才能公開、出版，但唯獨透過網路傳輸，才能讓各界迅速透過這些珍貴而真實的記憶，來見證臺灣的過去。

日記是建立「臺灣記憶」最重要的文化遺產，也是具有世界遺產潛力的文獻，最近十年學界透過日記的保存和活用，已有初步成果，今後仍會繼續推動。